

年度反腐大片《持续发力纵深推进》第三集

8层楼4秒垮塌成废墟 夺命建筑如何在历次违建清查中成漏网之鱼

2022年4月29日12点24分，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金山桥街道的一栋居民自建房忽然下坐式垮塌。从8层楼到变成一片废墟，仅仅4秒钟。

张双是9名幸存者之一，她的左腿严重受伤，至今仍无法行走。而对于54名遇难者的家庭来说，事故留下的更是难以愈合的创伤。

调查发现，如果能把时钟拨回到从前，其实曾有避免悲剧的机会。涉事房屋属于金坪社区盘树湾组，房主是当地居民吴奇生、吴治勇父子，他们先是在2012年盖起了5层楼房、局部6层，2018年又擅自加盖到8层、局部9层，楼高达26.3米，整个过程没有向任何部门报备办证，设计施工找的都是没有专业资质的土师傅，导致房屋结构和建筑质量都存在严重隐患。最不可思议的是，除了一层是实心砖墙，二至五层全是承重性差很多的空斗墙，出问题可以说是早晚的事。现在，吴奇生已经在事故中丧生，吴治勇则面临法律的审判。

当房主安全意识和基本常识极度缺失，监管就显得格外重要。然而，应有的监管却从未落实。

2016年，住建部部署开展城市建成区违建专项治理五年行动，当时望城撤县设区的时间不长，省住建厅和长沙市仍然把它视为县，没有纳入整治范围。到了2018年，湖南省开展县城违建专项治理三年行动，这一次省住建厅和长沙市却又把望城当作区，再次排除在整治范围之外。望城就这样成了两项行动都漏过的真空地带。

除了住建，城管、规划部门对违法建设也从不同角度负有监管责任，但多个部门之间却不是形成合力，反而相互推诿。一些干部并非不知道大量违法建筑存在安全隐患，却由于畏难，宁可选择性失明。

吴氏父子也正是因为看到没人管，才敢于在2018年违法加盖。就这样吴家的房子在光天化日之下从5层加到了8层，本就脆弱的建筑更加不堪重负，悲剧的脚步开始提速。

2020年7月，住建部部署在全国开展为期一年的“两违清查”工作。然而，湖南省住建厅却到9月才转发该通知，长沙市次年1月才印发方案，望城区行动则更是拖沓迟缓，直到2021年6月25日才印发通知，离住建部通知要求的结束日期已经只剩几天了。望城区实际上一栋房屋也没排查，却上报了

所谓排查数据。事故发生之后，调查组从数据中看出了问题。资料显示，望城区短时间内曾三次修改数据，6月29日先上报的是排查了217栋，仅6天后改成8.1668万栋，过了一个月又改成1.8238万栋，前后相差巨大。

吴家的明显违建不仅没人来管，加盖后反倒租给了更多商户，楼里开起了餐饮店、私人影院、家庭旅馆。获得家庭旅馆经营资格需要经过房屋安全检测，一家名叫湘大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的机构，为这栋问题房屋出具了鉴定报告，表示它符合安全使用条件。调查发现，这家极度不负责任的机构，是由长沙市公安局望城分局治安大队原副大队长刘万全推荐给辖区内有需要的房主团购的，这背后是刘万全接受了该公司的的好处。

时间进入事故发生前的最后一年，其实还曾有过机会在最后关头拆除这枚定时炸弹。2021年6月19日，离长沙只有几百公里的郴州市汝城县发生一起民房垮塌事故，5人死亡、7人受伤，湖南省委省政府随即部署开展隐患大排查。但这场近在省内的事故，依然没有引起长沙市的重视。

对这次排查要求，不论是长沙市还是望城区，都是以开会、发文取代实际工作，望城区把排查任务推给了街道，街道又把任务推给了社区。

事故发生之后，仅一个月内，望城区就排查出夹层扩建房屋7180栋，整个长沙市排查出的则达到4.4万栋。但在当时，对于明显失实的数据，省区市三级却都不经审核把关，就这样级级上报。

事发当天上午10点多，这栋房子还在释放最后的警讯，有租户发现墙面开裂，钢筋弯曲，然而吴氏父子听到租户反映后，仍然认为买点钢材来加固一下就行了。当时针指向2022年4月29日12点24分，悲剧终于铸成。

面对54条鲜活生命的逝去，没有人能禁得住良心的拷问。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负有领导责任的4名中管干部予以追问责；湖南省纪委监委对62名省管及以下干部进行追问责，其中4人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移送司法机关；对此次事故负有责任的20个单位被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并切实整改。房主吴治勇及房屋设计施工人员、检测公司相关人员等14人，也都被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金山桥街道的一栋居民自建房忽然下坐式垮塌。(视频截图)

年度反腐大片《持续发力纵深推进》第二集

村头村尾安40个垃圾桶 他也要捞好处费……



吴小龙

曾任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熨王山镇原党委委员、副镇长的吴小龙，在10个美丽乡村建设项目中违规插手干预、捞取好处费，把手里的权力用到了极致……

修路造价高，质量却不达标 村民：这路为啥那么贵？

四川是农业大省、人口大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数量居全国第2位。

经查，作为熨王山镇原副镇长，吴小龙在10个美丽乡村建设项目中违规插手干预，捞取好处费，2023年1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机关审查起诉；2023年9月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他的有关问题线索最初来源于群众反映。

专项治理工作组在熨王山镇走访时，有村民对一条村路硬化项目提出了疑问——这个路为啥会那么贵？

工作组调取资料横向比对，发现这条路的造价比同时期其它地方类似工程高出超20%，村民的质疑是有道理的。继而到实地查看时，发现这条花钱更多的路质量上反而不达标，路面水泥板很薄，远远没有达到项目要求的18厘米厚度。

调查发现，承包这个项目的老板曾维贵是吴小龙的熟人，为拿下项目“寻求关照”，他送给吴小龙20万元。这条路总预算90万元左右，吴小龙就抽走20万元，路面变薄也就不奇怪了。

安排熟人承揽项目，从中“刮油” “收红包由忐忑变成习惯”

继续深挖下去，吴小龙插手的远不止这一条路。

2019年，熨王山镇争取到了国家拨款的600万元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指标，吴小龙作为当时分管这项工作的副镇长，把手里的权力用到了极致。

四川省兴文县纪委监委、监委委员蔡以鹏表示，这600多万涉及的项

目，基本上都是由吴小龙选择熟悉的、或者有合作经验的老板、朋友推荐给村里。“每一个项目都可以看到吴小龙的影子。”

这些项目中，花钱最多的一个叫“微田园美化”项目，内容是在村路两旁加装竹造型的栏杆，总共投入173.5万元，而吴小龙从这个项目中受贿的金额相应也是最多的，达25万元。承包该项目的老板李朝良，也是和吴小龙有十多年交情的老熟人。

对于一些投资不大的项目，吴小龙也没有放过。

村头村尾安装的40个不锈钢垃圾桶项目预算约20万元，承包人送给吴小龙3万元；

旅游公厕项目预算为52.9万元，承包人送给他5万元；

小河堤治理项目预算只有15.8万元，吴小龙竟也从中收取5万元。

编造纸面比选，虚增造价 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

对村庄建设项目实施简易审批，是国家为加快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作出的决策部署。

这类项目点多面广，简易审批更有利于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加快推进乡村振兴项目落地。然而，吴小龙却把简易审批变成利益寻租的自留地，完全背离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

按照四川省简易审批流程的相关规定，这些项目虽然无需招标，但要通过竞争性谈判等方式，在至少三家公司中进行比选。吴小龙主管的项目从材料上看程序均完备，然而调查下去，所谓的竞价比选，完全是人为编造的纸面竞价、纸面比选。

吴小龙的操作方式是，掌握项目第一手信息后，立即推荐和自己有交情的老板到村上报名，同时向村干部打招呼，要求他们配合。

在确定预算上，吴小龙也完全程序倒置。一个项目花多少钱，他先内定施工老板，再根据老板的报价量身定制预算，甚至授意老板虚构工程量、虚增造价来多套取财政资金，实现老板和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四川省兴文县熨王山镇玉联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王平表示，吴小龙主管的一条断头路大概五六百米，当时预算达到40多万。“很多村民来反映，整个毛坯子路要几十万，有点不可思议。”

吴小龙案再次印证了信息公开的必要性和群众监督的重要性，但也提示着村务公开还存在不到位之处。村民只能在公示栏看到有哪些项目、花了多少钱，却看不到项目设计方案和合同预算等具体情况，这也是吴小龙敢在项目上做手脚的重要原因之一。进一步加大村务公开力度、增强群众监督的有效性，也被作为以案促改的重要内容。